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承载着许多令人难忘的生动往事。清华大学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始于上世纪之初，包括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各主要历史时期的重要文书、图片音像、实物史料等近 20 万卷、40 余万件。

近年来，“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启动实施，许多校友及亲属友人等捐赠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和实物，进一步丰富了清华大学兰台宝库。本刊特从本期开始，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作开辟“档案故事”栏目，揭秘这些档案精品的背后故事，传承清华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

清华校歌内外的汪鸾翔先生

——访汪鸾翔长孙汪端伟教授

本刊记者 关悦

2018 年的清华 107 周年校庆前夕，作为献给母校的生日礼物，清华大学校歌 MV 新鲜出炉。MV 的开头是一位白发长髯的老先生，和着背景旋律，将校歌往事徐徐道来——

“1921 年，清华学校向全体师生征集清华中文校歌。我的祖父汪鸾翔先生撰写了流传到现在的这首校歌。汪先生写清华校歌的时候住在古月堂，抬眼就可以看到西山，所以题其住室为‘借山庐’，意思是‘借得一室，以观西山’。西山离清华学校很近，清华师生经常去西山游玩，对西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所以校歌的第一句就是‘西山苍苍’……”

寥寥数语，顿时将人们拉进了厚重的清华记忆。这位老先生，就是清华校歌词作者汪鸾翔先生的长孙汪端伟教授。

珍贵捐赠： 希望人们了解真实的汪鸾翔

2018 年，汪端伟教授将家里珍藏的百余件祖父留下的珍贵文物史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而此



汪鸾翔

时距离祖父汪鸾翔 1918 年入清华学校任职，恰好 100 年。

有道是，江山如画，百年风景依旧。清华园历百年而新，百年间一代代师者育桃李，却早已不知凡几。2018 年教师节当天，“汪鸾翔先生入校工作 100 周年暨珍贵史料捐赠展”开幕式在校史馆举行。用百年前一位清华教师的主题展开百年后庆祝教师节的帷幕，别有一番深意。

汪端伟教授此次所捐包括 27 册《炳烛斋日



汪鸾翔

记》，45册《日录》、25册《秋实轩诗集》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史料。此外，还有汪鸾翔先生创作的山水书画团扇，往来信笺，当年的课程表、授课讲义等，甚至不乏他当年批阅的潘光旦、汤佩松等学生的试卷，以及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演讲时他手绘的泰戈尔画像等鲜活有趣的资料。吉光片羽，生动勾勒出八九十年前清华园的日常片段。

汪端伟教授说，以往人们只知道写清华校歌的是个叫汪鸾翔的人，搜索他的资料，也就寥寥几行字。而其人如何，真实立体的人物究竟什么样，其实大家所知甚少。希望通过这批资料，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了解清华，了解那个时代。

重现其华的《炳烛斋日记》

采访中，说起这批文物的来历，汪端伟教授不由地有些感慨。“祖父的这些遗物原来是在我堂弟家里。我以前就见过，装了好几大箱子。堂弟家屋子里放不下，就堆放在阳台。两年前堂弟去世，他的家人就将这几个大箱子转给了我。”

百十年辗转，加上难免的日晒雨淋、虫鼠咬噬，这批文物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如果说文物得以保存靠的是汪家后人对先辈的怀念之情，那么使这批史料重现其华免于继续蒙尘，则多赖汪端伟教授的有心。

“以前见过这批资料，但没想过要整理。总觉得是些老东西了，也都简简单单的，没什么价值和用处，谁要哇？直到堂弟过世后东西转到我这儿，我一一细看，才觉得这里面好些东西真是很重要。这才萌生了整理的念头。”

说“简单”，实则不然。汪鸾翔先生自1918年9月入清华学校执教，于1928年8月离校。《炳烛斋日记》记录了他在1921年7月18日到1926年7月30日期间的每日活动，共计27册（部分已残缺）。且让我们随手翻开《炳烛斋日记》的一册细细看来——

三月二十七日（阴历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天晴有风

人早乘人力车至校。上二课哲学—双江儒释之别 高二丙刺客列传。观学生法庭审判，法官三人，审查长一人，陪审八人，原告及被告各一人，原被二告代表各一人。案情为学生张某告假逾期限未归，未经续假，结果情有可原，学生无罪。

三月二十八日（阴历三月初一，星期二）

天晴不甚寒

人是日为余五十二岁初度，因有课未入城。午后上三课 高二乙文刺客列传，文学史 后汉之经学，高二乙文 张舍人赠织成褥段。

看 东方朔传，杨惲传，盖宽饶传 均古文四象二卷 趣味类

作 录古文四象目录



炳燭齋日記

在《炳燭齋日記》中，汪鸞翔先生將每天的日記分為天、時、人、事、看、讀、寫、作、出納九個欄目。其中天、人為主，時、事、讀、寫等偶有一兩條記錄。除了每日的活動情況，他還記錄了大量的授課內容，學校和教職員的活動情況，自己的閱讀、詩作和畫作情況以及業餘生活和日常收支賬目等，記述簡單卻內容豐富，饒有趣味。翻閱先生日記，可以知道當時上課都教授了哪些內容，學生的文學水平如何；也能看到當時教師間的私人交往軼事；以至哪天看了什麼戲；故宮畫展都展出了哪些畫；哪天買了什麼花、多少錢等等瑣碎卻鮮活的細節。當時這些隨手所記，保存到今天已成為最真實生動的历史。

汪端偉教授說，這里面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1885年，是祖父當年入縣學讀書期間的試卷。祖父有堅持寫日記的習慣，日常各種詩稿、畫作、信箋不少也都保存了下來。自己這兩年慢慢整理出來的，不過十分之一。

退休前，汪端偉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物理系教授。在整理祖父遺作這件事上，他拿出了做科學研究的嚴謹勁兒，所有史料一一考據考證，

整理完善一處，就在自己的博客“汪叟采菊”上發表一篇。汪端偉教授家裏有間書房，滿滿一架子的檔案夾，都是他分門別類整理的資料。哪些是已經整理好捐贈存檔了的，哪些是接下來要整理要研究的，紙條標記好夾在上面，清清楚楚。

隨著2014年老校歌被正式定為清華大學校歌以及電影《無問西東》的熱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熟悉“汪鸞翔”這個名字。但汪端偉談起祖父，恭敬愛戴之余卻不失謙遜中肯：“其實祖父就是當年清華學校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員。要說他一生最大的亮點，一是寫了清華校歌，再一個就是曾協助張之洞編寫著名的《勸學篇》。”前者早已廣為人知，但對於汪鸞翔先生曾助張之洞寫《勸學篇》這件事，則知者甚少。其實《勸學篇》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對汪鸞翔先生一生都有深刻的影響，在清華校歌的創作中也有所體現。

回望清華历史，確實可謂群星璀璨。而“普普通通的清華教員”，却恰好從另一個角度映射了當時的時代。

“普普通通”的清华教员

汪鸾翔先生(1871~1962)字巩庵,一字公严,号喜园。他出身于广西的书香世家,光绪年间中举,国学根基甚为深厚,又以国画尤为专长。他投考张之洞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院,以广西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书院期间深受张之洞及书院院长梁鼎芬的青睐。1897年,汪鸾翔先生在南京任教席,张之洞还特意电召他去武昌相助编写《劝学篇》。

虽以国学进身,汪先生却毫不保守,与时俱进,自学西方诸种科学新知。他曾在自述文中说:“甲午中东之战后,朝士更知非维新无以救国。余于是时凡有新译书出必购一本读,久之遂渐能通其说。时国子监聘湖南晏云卿先生(孝孺)为学正,兼教算学,余从之游,遂尽通代数、几何、三角八线之学。由是读西艺书无不迎刃而解,遂称之为新学家,且有维新志士之名。”

汪鸾翔先生曾追随康有为参加宣传维新的“保国会”,戊戌变法失败后转而投身教育。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先是在湖北、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学校教授高等物理、化学、地理等西学,1916年以后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清华学校等教授中国传统文学、国画,堪称中西、文理、古今会通,亦堪称国人教授西学的先驱。在那个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变革的年代,汪鸾翔先生的经历,折射出的其实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汪鸾翔先生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年。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在一篇回忆汪鸾翔先生的文中说:“先生求知欲之强令我惊讶。我向他问学时,他已逾古稀之年。可是,在他书架上,我发现有一套战前水沫书店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等著、由鲁迅等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丛书。先生竟会读这些书,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由此我想到,前辈在治学方面是重视通才的。他几乎从不向我提问,只有一次,他说得高兴时,忽然问我一个化学问题,使我手足无措。先生说他那时代读自然科学是多么困难,言下之意自然是责备我不用功。这件事使我至今愧然难忘。”

“在校言校,且先从力所能及者做起”!

汪鸾翔先生任教清华之时,正值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他见证了“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浪潮,亲身参与了国文改革,也听到了清华围墙之外隆隆的炮声。此情此景,正应了那幅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汪鸾翔先生写作清华校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1925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文中说:“诸君!诸君!诸君日处此暖炉电灯之旁,亦尚忆中原有无数饥寒欲死之困苦同胞否乎?诸君日游此书林艺苑之间,亦尚忆中国有无数毒如蛇蝎之军阀政客否乎?……救人之法,万别千差。今在校言校,且先从力所能及者做起,略为整顿学术焉可矣。与本校最适宜,且今世最亟需之学术,尤莫亟於融合东西之文化。故本校歌即以融合东西文化为所含之‘元素’。……本校之最大责任与目的,即是为本国及世界作此一件大事。”

这是汪鸾翔先生对歌词创作最为详尽的阐述。虽则当年清华学校征集中文校歌的启事为其创作提供了契机;但细究起来,也是他忧国忧民而发诸笔端的真情流露。在他那几年的《炳烛斋日记》中,我们翻到了一首作于1926年除夕的诗:

雪夜水木清华宴集赋呈同座诸君子

丙寅（1926）除夕前二日

雪后园林得好怀，
红灯的烁客初来。
夜阑北斗依更转，
室小寒花映壁开。
物外冠裳殊傲岸，
劫馀轩槛足低回。
神州见说干戈满，
聊为浇愁只举杯。

细品中味，诗中的爱国情怀，
满腹忧思，恰与其创作的校歌歌词
一脉相承，互为参照。

汪端伟教授说，对于老校歌的创作，很遗憾祖父日记中提及甚少，只在1924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讲校歌”三个字。所幸，汪先生在《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一文中对歌词的立意、宗旨进行了详细论述，围绕中文校歌的记载和评论，在《清华周刊》等史料中也可得见一二，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还原当时的创作背景和情境。

汪端伟教授说，关于清华校歌，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极为深刻：2008年清华大学校庆期间，数位已年逾九旬的清华10级校友（1938年毕业）专程从美国、上海等地返校，共庆毕业70周年，其中还有汪鸾翔先生的三子汪复强先生。相聚时，他们一起高唱起了清华校歌，令在场之人无不动容。虽然隔了漫长的岁月，但校歌连同清华的记忆和精神，早已深深刻进了他们的血脉里。

还有一件让汪端伟教授听到后颇为感慨的小事：2018年暑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为筹备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专程去台湾拜访了王国维先生仍在世的长女王东明。老人家今年已106岁，且只有年少




清华10级校友聚会、共唱校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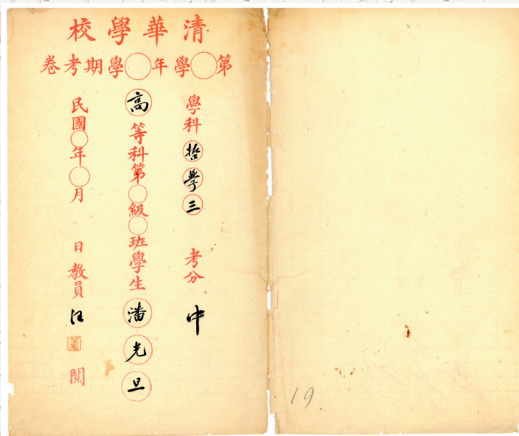
时曾随其父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园居住了几年。但谈起清华，老人却能不假思索地背出清华校歌的歌词，并当场默写出校歌的第一段，足见其印象之深刻。

汪端伟教授说，当年祖父创作的清华中文校歌之所以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和认可，是因为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而今，希望现在的清华人也能像老校友那样，更热爱这个校歌、传唱这个校歌。

足以让每个清华人觉得骄傲和自豪的是：隔着近百年的时光回望，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清华人对清华精神、爱国情怀的自觉传承和坚守，使得清华校歌其义愈彰。

而今，虽然已经成千上万次被传唱，但每当校歌的前奏响起，每一个清华人的胸中仍会激荡不已。铿锵之语，琅然如往——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爱跻，祖国以光！”



潘光旦试卷
年份：1921

这是一份1921年的清华学校期末考试试卷，答卷人潘光旦，阅卷老师汪鸾翔，科目是“哲学三”。

以声援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并且罢考，所以在1921~1922学年的开学初补考。潘光旦是属于1922年毕业的壬戌级，所以潘光旦是在高三级时选修“哲学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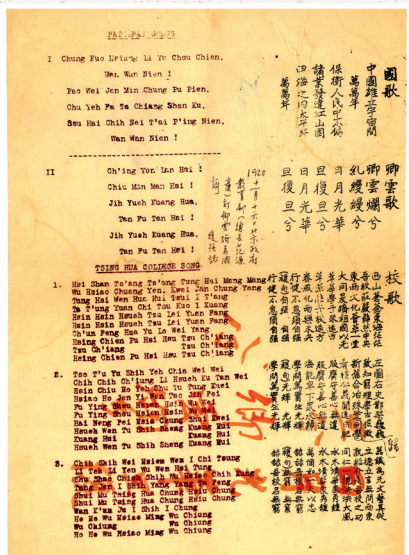
1921年9月12日，汪鸾翔先生的《炳烛斋日记》如是记：“早九钟由黄家至清华园，十点一刻上堂考哲学三，下午在校无事。”
这次考试应该属于1920~1921学年下学期的期末考试。因为1921年6月11日全校学生大会议决全体罢课，

这次考试的试题有二：
(一) 孔学中含有九流学说，能详举以对否。
(二) 孔学不振原因何在，欲恢复之其法奚若，试详说之。
这样一份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穿过时光一瞥近百年前清华学校的学日常。

油印清华校歌歌片
年份：1924

这一张油印的清华校歌歌词片，汪鸾翔先生特意亲笔订正了其中的一个错字。

清华学校建立之初，仅有英文校歌。但师生们认为该校歌并不能反映清华精神，也不能体现中华文化，学校开始公开征集校歌。1924年，确定采用汪鸾翔所写的歌词，由张丽珍谱曲，并于同年3月20日第一次正式在全校大会上合唱。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依然沿用了这



首校歌。2014年,《清华大学章程》中再次确认这首歌为清华校歌。

油印歌片正面的“清华校歌”四字乃汪先生亲笔题写,署名是汪公巖。“公巖”是汪先生的字。歌片似是后来被先生当成了随手涂写的废纸,上面还有红字手书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灿兮”。这首《卿云歌》,是当时北洋政府的国歌,语出《尚书大传·虞夏传》: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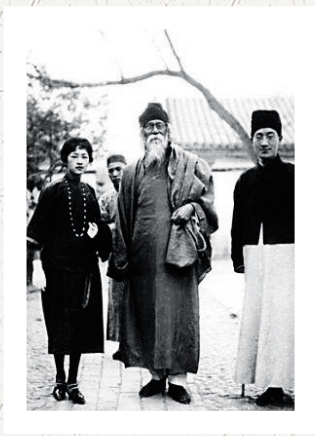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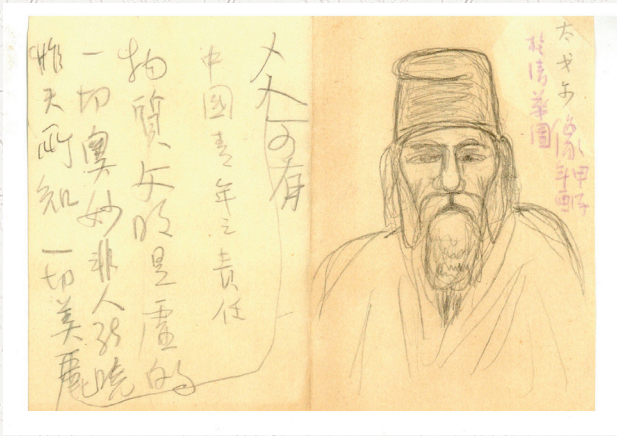
而歌片上《卿云歌》上边的那首国歌,则是1926年张作霖主政北京时亲自作词的国歌。

汪鸾翔先生的三子汪复强先生后来在《卿云歌》的旁边又加了一行注脚:“1920十一月十六日北京政府教育部(总长范源濂)订卿云歌为国歌复强誌”。汪复强先生是清华大学的38级校友,抗战后未毕业,参加了空军通讯部队。21世纪初还以九十多岁的高龄,每年由上海返校参加校庆活动,100岁时去世。

泰戈尔画像

年份: 1924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1913年,他凭《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1924年4月,泰戈尔受邀访问中国。在京期间,他在清华学校居住了约十天时间,并受邀为清华师生做了一次演讲。



在汪鸾翔先生的遗物中,有一张画有泰戈尔头像的小纸片。画像旁写有“太戈尔像 甲子年画于清华园”。显然这是汪先生听讲演当场作的素描。画像左边的文字是他手写记录的讲演要点。在《清华周刊》的记录中只写了“大意谓东方文明之美及西方物质文明之卑劣,与其在京所讲者大同小异”。在汪先生的

记录中则写为四项:“中国青年之责任”“物质文明是虚的”“一切奥妙非人能晓惟天所知”和“一切美丽人人可有”。

对于泰戈尔此次重要访问,可以找到很多文字记载。而汪鸾翔先生这一幅小画像,就像一个生动的小注脚,让我们瞬间想起校园里听大师讲座的熟悉场景。

水木簃画社

年份: 1921

这是一份雅致的集会通知单,颇有点《红楼梦》里集海棠社的雅意。1919年春,汪鸾翔与陈苍虬、黄松庵、瑞熙臣等清华教员一起组织了“水木簃画社”,这是画社第三次集会的通知。

汪先生曾在诗作《题·霜簃读画图·并柬苍虬》后附注曰:“簃在清华园荷花池之南。其东有大厅颜曰‘水木清华’。己未(1919年)以来,余与陈苍虬、黄松庵、瑞熙臣、唐孟伦、徐佛三、梁洛文等人结画社于此,

汪鸾翔先生与齐白石先生合作的画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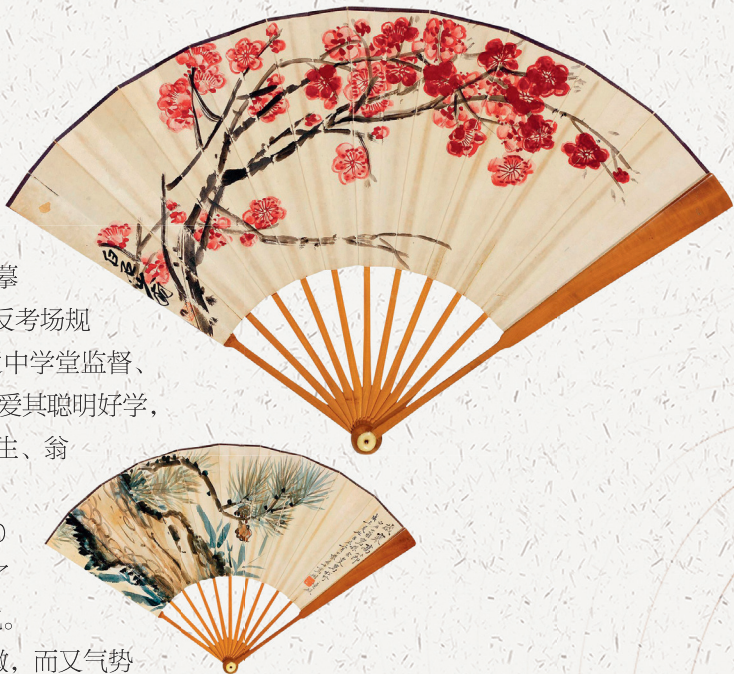
年份：1928

这是1928年汪鸾翔与齐白石合作的画扇。红梅题字“白石山翁”，松竹题字“岁寒高节，白石山翁写梅，余更写松竹，意欲成三友也。戊辰三月公严居士鸾翔”。

少年时期的汪鸾翔天资聪颖，尤其喜欢绘画，自学临摹惟妙惟肖。14岁应童子试时，曾在试卷上画梅一枝，因违反考场规则而没有被录取。在武昌教书时，他遇到时任湖北文普通中学堂监督、纪晓岚五世孙纪钜维，开始跟随他正式学习山水画。纪钜维爱其聪明好学，尊师重道，将次女许配给了汪鸾翔为继室，成就了一段师生、翁婿因缘。

汪鸾翔不仅擅国画，还对中国画学有深入的研究。1920年前后，汪鸾翔对传统的画学分科提出了改革意见，提出了“新十三科”的论点，并且不断地修改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

汪鸾翔善画山水，他的山水画风格清幽澹远，工致细微，而又气势恢宏，很有特色。他还常画花卉、瓜果、仙佛，尤喜画钟馗。据日记记载，汪鸾翔平均每周作画一至二幅，终身作画逾千。《戊戌年作画写记》中记录了他89岁高龄时，仍一年作画达37幅。



91 岁的时间规划表和 92 岁的诗

年份：1962

左图里汪鸾翔先生91岁高龄时写下的日常生活管理计划。其中规定了“每日上午：早起，六点钟洗脸、吃饭，料理本日应做之事，阅报、写日记；下午：十一时午餐，料理本日应做之事；夜晚：继续料理完成本日应做之事。今日之事勿待明日，九时寝。星期日休息”。

汪鸾翔母亲留存下的诗集《楚馥轩诗存》中有一篇《鸾儿行后作》，诗中写道：“揽辔前途勤抖擞，休徒春服浣京尘。”该诗是写给汪鸾翔的，勉励汪鸾翔要奋发向上，但不要留恋功名仕途。汪先生终身都遵循了儿时母亲对他的教导。他一生勤奋，终生都在工作。“鱼一日无水则不能生，人一日无学亦犹是也。故鱼不可一日无水，人不可一日无学。”这是汪先生摘抄的语录格言，而他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1962年，已九十二岁高龄的汪鸾翔先生还严格遵循着每日的时间规划。阳春二月，他写下了“欲换头衔称野史，回看九十二年身”。同年7月，汪鸾翔先生逝世。直至去世之前，他还在创作诗歌，现留存下的诗集达25册，日记72册。

(编辑 关悦 档案馆 郭静茹)

